

黃沙碧血戰新疆 (七)

——天留硬骨報國恨·忠烈祠裏再世人

郭 岐

前進無門後退無路

民國卅四年九月五日，我部國軍四十五師奉命放棄精河，東援烏蘇。七日夜八時開始向東轉進撤退。經四晝夜血戰，抵烏蘇城西四十里的四棵樹地方。爲了明瞭烏城戰況，乃由師部及各團所配電臺，分向有關部門發電詢問。不幸得很，所接來訊，均言：「烏蘇縣城，七日陷敵，希勿輕進」等語。本人獲得此一噩耗後，深知本師前進無門，後退無路，已陷絕境。只希望第一團劉掄元團利用騎兵在沙漠行軍的優點，繞過敵據烏蘇，創造奇蹟，轉進到國軍駐守的重地——綏來城，再爲國效命，余願已足。至於由本人所率的三個步兵團，既被敵圍，又陷萬里黃沙的戈壁灘上。即使有幸能突破敵人的包圍圈，也衝不出大自然的包圍圈。因爲本人曾巡視過烏蘇城郊，萬里黃沙一望無垠。於今本師不僅彈盡；尤其糧絕。無彈無糧之師，在無援的情況下，何再能衝鋒陷陣呢？當本人與念及此時，唯恐本師軍用電臺，陷敵以後爲敵所用，那樣後果，影響整個新疆大局至鉅。乃下令電臺臺長毀電臺，譯電員焚密

碼本。多數電臺人員，都能遵令實施。唯獨該譯電員，視密碼本如生命，先是支吾抗命，繼之與邱參謀長頂嘴。人到絕境時，大都向壞處想。本人也不例外，突疑該譯電員，心懷二志，想假密碼本，在降敵後來求生。本人想及此處，不禁怒由心中起，惡向膽邊生。突拔出腰中手槍，乘該員頂嘴之時，向其頭部連射兩彈。這是我自從軍以來，以長官身分，制裁部屬的第一次。眼見該員隨槍聲倒地後，則又引起不忍之念。過去在精河前線，同甘共苦快半年，於今大家同臨死亡邊緣。何必再由自己人槍殺之。本人就因心生悔意。突然眼前一黑，失去靈智，而昏死過去。在場的人都聽到兩聲槍響。突見譯電員與我先後倒地，他們認爲我已自殺。在場外的人，也都聽到槍聲，此時此地，除了師長爲國成仁，舉槍自殺外，已無開槍理由。就此我的殉職死訊，不僅傳遍全師，竟然輾轉傳到迪化司令長官部。這就是我的靈位於民國卅四年冬，被供進忠烈祠的由來。

沙場喋血全團犧牲

當我昏死過後，全師官兵頓感羣龍無首，亂

成一團。大家就共推邱參謀長爲臨時指揮官發號施令。凡有馬可騎的人，如警察局、縣政府、郵電局以及商會等各機關的人，組成馬上逃難隊。由警局路池局長及溫世傑二人，爲正副領隊，作自謀求生之途，不要再依靠本師保護。凡屬本師官兵，均組成突圍支隊，由第三團王克仁團長率領，掩護師部人員，繞過烏蘇城，直闖奎屯河上安集海大橋，以便過河後轉進綏來城。

按奎屯河上安集海大橋，爲綏(來)烏(蘇)公路上最重要的交通孔道。此時已爲伊叛軍佔有，不僅派出大隊叛軍駐守，尤有飛機大砲戰車助陣。而王團長所率領的都是步兵。一因子彈缺乏，二因體力不繼。那裏是伊叛軍的對手。此役的結果，上自王團長與邱參謀長，下至士兵，全部爲國犧牲。萬分可惜。

在我昏死以前，向我告別的趙沐如團與鄧爾登團，也因白晝行軍，行動暴露，先之遭敵機狂炸，繼之被敵騎猛追。當進抵天山山區時，每團僅餘數十人而已！此數十人，雖算逃出敵人包圍，仍難逃出大自然的災害。奔向焉耆的趙沐如團，仍然困死於白雪皚皚的山區內。僅鄧爾登團長率有五、六人，沿途以草根獸皮來裹腹。才衝破

大自然的包圍，重返駐防阿克蘇預七師師部，亦云幸矣！

兩位戰士歷盡艱險

至於由精河縣警察局正副局長路池與溫世傑兩位老弟所率人馬結果又如何呢？走筆至此，也有交代的必要：

按烏蘇在元代爲通西歐與中亞的交通孔道，自然設有重兵駐守。至明時仍爲蒙古四和碩特的封地。經有清三百年，仍維持爲蒙民聚居之所。時至民國八年以後，因赤俄革命成功。俄境哈薩克斯坦居民，爲了爭取自由，不願受赤俄統治。乃相率東逃，進入我新疆境內。首當其衝的就是伊（犁）塔（城）阿（山）三行區。逃入塔城區者，就紛紛由北向南遷居烏蘇境內。原駐該地的蒙民，爲了減少蒙（古）哈（薩克）居民的衝突，乃紛向天山以南焉耆區遷居。時至民國卅三年冬，伊亂事起後，蒙哈在烏蘇居民，就以精烏公路爲界，北屬哈民，南歸蒙民。在這年五、六月間，當我發起居民獻馬運動時，路、溫二人會親自下鄉，拜訪居民獻馬，他們就此得曉蒙民現居近況。於今他們二人奉命率領各機關人員設法逃命，他們就想起朝蒙民聚居之地逃走。再加他們二人，一是熱河籍，一是綏遠籍，自幼就常與蒙民打交道，早已學會了蒙古話。當他們離開四棵樹地方後。就撥轉馬頭朝南方，向蒙民居地奔去。爲了覓水求食，就直奔向蒙古包。凡有蒙古包的地方，就是有人的地方，有人的地方才有吃喝

。好在他們都有馬騎，馳騁自如。當他們馳抵烏蘇以南天山北麓的將軍庫倫，蒙古三蘇木遊牧區時，即被三蘇木領袖希里甫盟長，好意招待。因爲烏蘇蒙民世代都是擁護中央政府的，而希里甫盟長，當時還是新疆省政府委員，一見他們這批精河落難者，甚表同情。因爲他們三天三夜沒有吃喝，即時餉以霍尼莫合及包爾素克（蒙語——即羊肉與麵餅）。因路、溫都會蒙語，他二人就此落戶變成蒙民，躲過了此次浩劫。而其他各機關的人，也由希里甫盟長，設法掩護，經由山區東行轉入綏來逃出土匪區域。

路、溫二人原也想設法東逃綏來，不意因他們當了蒙民後不久，就先後被傳染上蒙民病——傷寒。一個人得了傷寒病，由傳染到全愈，起碼需時五十天。因二人是一前一後，就過了兩個多月，這時已入民國卅四年冬天。天山以北地區，皆被大雪封鎖，他們就無法行動。俟第二年民國卅五年春暖花開時，俄會史達林深知中國已獲抗戰勝利的成果，如伊亂繼續下去，沒有甜頭可吃，乃令伊亂份子改變變新策略，由軍事攻伐改爲政治進侵，就此雙方展開和談，到卅五年五月和談成功。七月一日新疆省政府改組，我方和談代表張治中出任了省主席，伊方和談代表阿哈買提江出任了副主席，迪烏公路又開始行車，路、溫二人乃以蒙民身分，返回迪化探親爲名，始又投回政府懷抱。路、溫兩人的表現，使得各界對我們同期同學胡國振學長的用人行事，佩服的無微不至五體投地了！

死去活來力疾脫走

現在再述說我死去活來，活來再死去的經過。當我因受刺激，一時昏死過去。竟然魂遊烏蘇城郊，更遠及迪化長官部東花園的當兒，我的隨從楊副官，守在我的身邊，找上些我昏死前最關心的事，不時俯在我耳邊，低聲偶語：不是說第一團劉掄元團長，已取到聯絡；就是言第三團王克仁團長，已將烏蘇城攻克。就此又將我快到鬼門關的遊魂，給召了回來。在我大夢初醒，睜眼四顧時，只有楊副官一人陪坐在我身傍。其他上千官兵，以及其他各機關人員，都離我他去，失去踪影。卽景生情，就想到本師分劃建制之不當，與本人由傍係升任本師師長之害處。若本人所率的三個步兵團，均係本師直屬部隊的話，三位團長決不會在大難臨頭時會見異思遷，各走各路；若我由四十五師嫡系人員升任的話，邱參謀長與王團長，決不會在我生死未定之際，就甩我而他去。此時此境，不禁悲痛莫名，眼淚雙流。但又無可奈何？好在敵人一因不明我軍虛實；二因他們採用大自然圍困戰術。僅在烏蘇郊外有水草的地方，才派敵騎駐守。沒水草的戈壁，任人馳騁。要知人無飲食，三日之後必斃於沙漠灘上。再加敵人主力正全力向綏來方向轉去。留守烏城兵力也感不足。因而未敢派敵騎，向我困處的四棵樹地方來搜索。就此在九月十一日一整天，我和楊副官仍能安然渡過。當時有組織的部隊，雖離我遠去。但追不上大隊落伍者，仍大有人在。時至當日晚間，前後陸續到達四棵樹的殘兵餓卒，又集聚有廿餘人。在入夜後他們又攙扶着

我這個失魂落魄的病長官，遙望着天山山頂作指標，向南走去。因為我們所走的荒郊野道，也正是趙沐如團與鄧爾登團所走舊路。因而沿途又遇到不少落伍者，時到天明又集聚到七八十人。一個帶慣兵的人，又見到七八十人，就想再加組織，予以掌握。當即由楊副官轉達他們，一俟搶渡過前面一條大河，大家喝水休息時，口頭徵詢審號職位後，好重新組織起來，共渡難關。前面所臨的大河溝，正是奎屯河上游的出口口地方。而新疆河水的特性，就是出口口處最為湍急。離山愈遠，水勢愈平，漸滲沙中成為淖爾（內陸湖）。

而我們的行徑，正是河水出口口的地方，因而形成險路。為了殘兵餓卒安全渡河，大家解下綁腿聯成布橋，渡河士兵就依此一布橋力量，免被河水沖散沖倒。就在我們半渡的當兒，就被預伏該地的敵人發現。我前邊說過，凡有水草的緊要路口，敵人就會派人駐守。敵人當我們半渡之時，先之用槍彈密集射擊；繼之又擲過兩個手榴彈。本人是首先過河的人，但仍被手榴彈破片傷了手腿皮膚，致血流滿身。為了掩護殘兵過河，祇得據守橋邊高地用兩枝手槍與敵交戰。一連擊斃八個敵人，敵人始騎馬退去。這時我一面裹傷，一面向楊副官作遺言說：「現在本師已至山窮水盡之境，也是我為國成仁之時。你還年輕，盡可設法向縱來方向轉進。到了迪化後將我死情向朱長官或李總司令報告，余願已足，希你速走！」

忠義相隨死而後已

楊副官一面為我裹傷，一面反駁我的話回說

道：

「師長為何對我出此言？我追隨師長已多年，此次大難不死，都是託師長洪福庇佑。我決不願離你去。」

楊副官一面和我講話，一面和包圍我們的敵人開槍作戰，如手槍子彈臨時卡彈，他就交給給我來退出卡彈，他以我的手槍去應戰。手中雖在應戰，但口中還在責備邱參謀長等人，不該在師長昏迷狀態時，甩下就走。並咒罵這些人不會有好結果。此時的楊副官神情激動，言語也有些反常，接而又祝福我說：「師長洪福齊天，天地鬼神都會保佑你的。決不會在此役中，為國犧牲的。我也就託師長之福，定會活下去的。即使為國犧牲，也要死在師長身邊！」

當時敵人並不明瞭據守該一高地的兵力，僅我們二人。但是當他每次派人前來搜索，一到手槍射程境內，就被楊副官打死。經過半天的纏鬥，他們接續死了八人。一直快到天黑時，他們才撥轉馬頭他去。但原和我同行的七八十人，除在半渡時先遭敵人奇襲，死傷過半外，未過河與過河的人，都又四散奔逃，不知所終。夜幕低垂，我左等右等也等不到一人，只好和楊副官商量，來作二人行。在作戰時，只知應付敵人，一切皆顧不到。及至又作行軍，這時已是北疆九月天，一入夜就感涼意，才知軍大衣遺失崖下。又因過河後想趁有水時將兩個水壺裝滿水，以應急需。因突遭敵人奇襲，致水壺遺在河邊，大衣失散崖下。楊副官想及前進無期，這兩件東西都是必需之物。他提議由他趁黑去兩處找回。而我怕他一

人前去，再行失散，乃全力反對。我二人研商結論認為水壺太遠體積又小，不容易找到，大衣只在崖下，體積又大，極易覓回。就此決定只找大衣。在他離我採取行動時，我還低頭看了一下我手腕上的夜光錶，正指十時。我也認為時值深夜，敵人決不會再在那裡監視。當他走了一刻鐘時，突然聽到清脆的一聲槍聲，我知情勢不妙。若是雙方交戰，一定有無數的槍聲。於今只有一聲，一定是楊副官中伏，那就凶多吉少。在我想來如受輕傷，廿分鐘至半小時，定會返回。但我等到十一時，仍未見到他回來，想必是楊副官已為國成仁。當時內心非常淒涼，寒風凜然，夜蟲悲鳴，荒山漠野，敵騎縱橫，隻身孤影，何處容身。當時已是午夜十二時了。頓感身留此地，定被敵俘，一息尚存，決不願如此。唯一辦法，就是乘敵人未到此地之前，速離此危地。在敵人再行搜索時，若找不到人，就會推想原僅楊副官一人而已。也就不會再派敵騎來追擊。那我豈不就可脫身嗎？

天馬突至再闖虎口

當我與念及此後，即時就離開避難高地。看準北極星，辨清行走方向，不管山高溝深，只向東方慢步前進。因為所行路程，正是天山北麓的丘陵地帶，河溝都是南北向。這與我行走的路向，非常不便。再加午夜走丘壑，腳高步低，不時摔跤。仰望天空，滿天星斗，俯察河溝，無底深淵。當時舌乾口渴，腹中又感饑餓。走路乏力，行速大減。走了幾小時，爬過幾條南北向的深溝

之後，忽然走到一條東西向的深溝。這對我的東行，就感到既省力，又方便。乃放步前奔。行不多時，忽見道傍草叢中，有匹空馬自由自在的，在道傍草地上吃草。在黑暗中尚能分辨出是一匹大馬，兩匹小馬，可能是母子馬。大馬上還有漢人式的鞍具。我逢此情不禁大喜過望！這大概是上帝的安排，要我乘快馬脫險。否則深更半夜，荒山野郊，何來備有鞍具的馬匹？我想到這裏，認為機不可失。當即飛身上馬，撥轉馬頭，向東奔行。但我遇到的是三匹馬，此時我騎大馬前行，後邊仍有兩匹小馬不遠不近跟隨於後。尤其大馬與小馬，不時前呼後應，發出吼叫聲。這對我這位想偷渡脫險者，可說大大的不利。我騎馬前進，正想辦法如何能使大馬小馬，不要相互吼叫時。東西向深溝好像已走到盡頭，再進前就需爬坡上高地。當我走到溝頭盡處，抬頭一望，溝頂高地，有一個堡型的建築物。碉堡內的人因聽到馬叫聲，好像已經醒來，似有說話聲，話聲不像漢語，究係蒙語哈薩克語，因距離很遠聽不清楚，敵友難分，惟恐上當，只好再撥轉馬頭，朝原路折返。我的騎馬東行一段路程，算是白走。這時我飢腸轆轆，腹鳴不已。忽然想到如將小馬殺死，既可解除不再有馬叫聲之害，又可解決當時飢渴問題。就將大馬牽到溝傍一較僻靜的地方，然後再引誘小馬前來。果然一小馬不久走近大馬身傍。我也以友善的態度對待小馬，先摸小馬脖頸，繼撫小馬全身，非常馴順，任人撫摸，深覺可愛。在戰地殺馬，乃為軍人大忌。在沙漠地帶馬命貴過人命。但我此時，多日未進飲食，因

飢渴所迫，也不顧這些忌諱了。於是右手持槍，左手搬住小馬脖頸，就近在頸部射了一槍。巨料所射不在要害之處，馬因受驚反將我身體絆倒，閃了一跤，致將右腳腕閃挫受傷。而受傷小馬，只跑了幾步，就到有草的地方去吃草，好像沒有挨槍一樣。而我的腳踝反被挫得疼痛異常，難以着地。只好坐在沙地上，用雙手互揉傷處，藉以減輕痛楚。而內心裏則聯想到，這是不該槍殺小馬的現成報應。然而懺悔歸懺悔，報應歸報應。我這時飢渴難忍，無法找到飲料。在萬般無奈情況下，還得在馬上想想辦法。於是在我腳傷痛楚過後，再去接進那匹小馬。仍然馴順如故。當我用手摸到剛才的槍傷處，只流出少許鮮血，已經在頸毛上凝固了。有了第一次經驗，深知如在馬身上射彈，可能仍然喝不到馬血。非在馬腦部着手不可，當其腦神經受傷，牠就不會跑了，我就有血可喝。於是再摸誘摸小馬頸部，看好位置，就向其頭頂腦部又射了一槍。小馬就應聲倒地，且由傷口處如湧泉般的流出許多鮮血。此時身邊已無盛血常物，只好就用雙手捧着馬血送入口中。馬血中雖有腥味與鹹味，但也不顧了，一直喝了才放手。當然流在沙地上血更多。因當地氣候乾燥，就在我喝馬血的時刻，先流在地上的馬血，已經凝成固體，變成血豆腐。心想今後食物難覓，何妨帶上一點以備後用，於是就用毛巾包了些許。

當我喝飽時，才又想找大馬，已不知去向。只好自己步行，朝着東方走到天亮，已是九月十二日。

當紅日由東方升起時，作者正走在南北向的沙丘上，一點陰蔽都沒有，最容易敵發現，這是最危險的地段。好在夜間喝飽了馬血，體力尚可。乃加快步伐，向前直奔，不久又逢一道東西向的大乾溝，往東行走比較安全。一因行走多時，二因昨夜所喝馬血過量，馬血內所含鹽份太多。這時加上陽光高照，我的身體成內外煎交，極需飲料，影響所及，體力漸減行走無力。於是再爬上高坡，用身帶的望遠鏡，想覓一道有水溝澗，好找水喝。在茫茫曠野中，忽發現一個地隙，深度可容藏一人。再望隙底似曾積過雨水。當時隙底雖已無水，但隙底的土壤多少還含有一點水分。這時我因口渴難過，全身皮膚乾燥欲裂。即時躍下地隙中。先將衣服擦起，將濕土貼在肚皮上，頓感舒服許多。再加蔭蔽很好，在心理上比較安全。於是就在該地隙中，捲伏着睡了一個午。在體力稍加恢復後，再行爬出地隙，用望遠鏡覓溝找水。在邊走邊望的情況下，在不遠的地方，忽發現一條有水河溝，由東而西方向，然後再折向北流出山丘。在新疆這些地方有水之處就有人。這時先發現了數隻肥牛，在河邊草叢中悠閒的吃草，其後又發現有許多蒙古包，紮在當地。這些蒙古包內，究竟住的是敵人友人，都搞不清楚。當不宜貿然前去，如是敵人的話，豈不是親自去送死。考慮一陣後，覺得不宜再行前進。於是轉向南行，接近天山的地方，好去找水喝。朝南行走里許路，又到一澗溝，遠望有泉水流出

夜飲馬血臨淵照影

，內心大喜，即速趕往。到了泉水跟前，看見兩泉如一雙乳峯，每數秒鐘，即翻滾一次，由地底流出清水。用手試之也很清涼，但捧入口中，則藥味甚重不能下嚥。正懷疑是不是敵人放了毒藥，不讓人喝。繼之又想，敵人那有許多毒藥，何況又是活水，放了也是白放。最後猛然想到，甘肅老君廟的石油河了！而烏蘇獨山子就有油礦。這大概就是獨山子油脈所在地吧？

在萬般無奈的情形下，只好沿溝向下行去，以便覓水。果然天如人願，行了數里後，發現水泉，尤且泉面甚大，聚水成池，這大概是上帝的賜與，要我活命。在口稱謝天謝地之後，即時用雙手捧水而喝。在喝水當中，由水光反照，始發現自己的面貌，不僅滿臉是血，尤且鬍鬚很長，再加多日未進飲食，臉形瘦小，已失原形，不像人樣，任何人見了都會嚇得避開。於是趁面前有水，就大洗特洗，始恢復原形。再度喝飽水後，始將身上所帶的一塊餅乾，和水服下，算是當日食糧。當我吃喝以後，找到崖下一處較偏僻的蔭蔽地稍作休息，再繼續前行。

荒野相逢同袍結伴

當我在該蔭蔽地，作短暫休息的當兒，遠遠望見一個穿中國軍服的人，向我走來。俟他走近時，經我詳細端詳以後，原係本師無線電臺的劉班長。我一見劉班長心中大喜，認為今後又有同伴的人了，於是我就開口喊他到我面前來。但劉班長在此荒野地帶，忽聞人聲先是一驚，其後因我喊他劉班長，他聽出我的口音，才走到我的休

息處。他面色蒼白，用右手按着胸部。毫無疑問地他已受傷了！立時將我的軍大衣，鋪展在沙地上，令他睡下再說話。他很聽話的睡下來，並將頭部枕在我的腿上。因心懷感激，不禁流下兩行眼淚，然後才說：

「萬萬想不到，在此時此地，還能見到師長的面！那我雖死亦安心了！但是師長你一個人，如何能逃得出這樣困苦環境呢？即使有幸逃出敵人的包圍；也逃不出大自然的包圍。唉！我們身為軍人為國犧牲，也算求仁得仁。但死在荒野無人的地方，身雖殉國，不為人知，真是死得可憐啊！」

劉班長一面向我講話，一面不時咳嗽幾聲。而咳嗽的聲音，不出在喉頭，却出自胸部的傷口處。我乃安慰他說：

「事已至此，你不要難過，把你受傷的經過向我說說。」

「我在南山腳下，四蘇木有水的地方，正在喝水時，不意被哈薩克人發現，由我背後射來一槍，子彈就穿我肺部而出。當我倒地昏迷時，傷口經風一吹，灌進了細沙。我的血液裏有了細沙，生命就算完了。於今我只有一个心願，就是如何保護師長出險！」

要求給他補上一槍

當他說完此話，天色將黑。他忽然催我乘夜幕低垂，趕快離此險地。在我準備起身時，他又懇求的說：

「請師長念部屬之情，臨行時給我補上一槍

，免得活受罪，請師長作好事！」

天啊！這叫我如何忍心下手呢？劉班長的命運既然如此！而我的命運又如何呢？拆穿了還不是一樣，僅是死亡時間有先後而已！當我悄然離開該時地，只聽劉班長繼續慘呼：

「我的好長官，請你給我補上一槍，以便減輕我的痛苦。」

我一聽到他的慘呼，雙腿好像有繩索絆住，不能前進，但又不便走回，只好慢慢前行。直到聽不到劉班長的聲音，才又放步向東前行，再翻過幾道深溝後，突聽前面有雞鳴犬吠聲音，這當然是有人的山村了。在荒山漠野盲行，極希望遇到有人的地方。但有人的山村，是敵人還是友人？不得而知。以常情來判斷，當以敵人的成份大。於是再作繞道之行。在繞道之間，又發現了一河洞。但在深夜不知河水深淺。只好喝飽以後在河邊找到較蔭蔽的地隙，藏身其中，倒身便睡。俟翌日紅日照到樹梢時，我才醒來。剛一坐直上身，頓覺腰酸腿困，全身感到不舒服。低頭一想，往日睡覺，都有棉大衣蓋身，而昨夜因將棉大衣讓給劉班長鋪用，致本身着了涼。去涼的辦法，就是再走路出汗就會好的。於是乘清晨曠野人少時，再向東方趕路。而此時的山路，正在天山腳下，抬頭遠望，只見崇山峻嶺，白雪皚皚。低頭近瞧，古木葱葱，原野碧綠。這是哈族與蒙民的最佳的夏窩子避暑勝地。但我不能在此久留，乃迅速通過又向前走。當時飢腸轆轆，餓的頭昏眼花。在我飢渴交迫難忍之時，忽然發現山溝中，有一棵山棗樹。滿樹都是艷紅的山棗。舉目四

望並未發現人跡，乃沿坡路，走到樹前，因山棗是灌木，很容易摘取菓實。就此大吃特吃，味甘肉多，盡量多吃，吃完以後，再多採摘一些，備作未來食糧。吃飽以後，在矮樹叢中，睡了一覺。吃飽喝好正在酣睡中，忽聞遠近都有人聲，出諸哈薩克語，蓋因這是哈族的夏窩子。走筆至此，對於什麼叫「夏窩子」、「冬窩子」也有交代的必要。原來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可說是居無定所。爲了適應氣候，夏天多在山的陰面有水草的地方居住比較涼爽，稱之爲「夏窩子」；冬天每遷居山之陽面有水草的地方紮下帳棚，比較暖和，稱之爲「冬窩子」。不論是游牧民族的

中外書簡

家才學長：久不見，
尊兄與府上想甚佳好，無話頌祝！中外雜誌
186號118頁

大作「憶說廖耀湘」文中應爲第五軍轄二百師、新廿二師、九十六師、第六軍轄四九師、九十三師、新五五師、第六十六軍轄新二十八師、新三十八師、新三十九師。原文所記頗有顛倒，因爲時弟任新廿八師參謀長適同在緬作戰，故所知較確，特書此函知吾兄在「中外」下期中予以更正爲好，弟無他意，唐突之處，想能諒之！頌頌
著安！

弟傅亞夫敬上

七一、七、廿三

夏窩子與冬窩子，大致都是固定的。不能任人擇居。否則在你爭我奪的情況下，就會起衝突。歷代游牧民族戰爭，大都起因於爭奪草原而起。

檢西瓜皮當做仙丹

於今我聽到人聲，當不敢露面，就潛伏在灌木叢中，不敢行動。俟人聲漸遠後，始由矮樹中爬出繼續前行。仍然走的是南北向山溝，走一溝又一溝，越一嶺又一嶺，好在這天有山棗能裹腹，又渡過了一天。當翌日天明繼續走路時，腹中又感飢渴，當時所行之地，是一條大路。細細觀察，路面上牛羊馬匹蹄踪甚多。這在我這個逃難者來說，是不宜行走的道路。正在考慮是否改道而行，忽在行人休息過的地方，發現了行人吃過的幾塊西瓜皮，皮面朝上肉面朝下，放在那裏。於是我就將牠全部揀起，一面走路，一面吞食。因西瓜皮內多少還有水份，吃了下去不僅能解飢，還能解渴，真成了救命仙丹。當我用西瓜皮當飯吃飽以後，忽然想到民國卅三年十二月底，武威山西同鄉會理事長楊耀侯將軍對我的戲語，也是警語，於今竟變成事實。這句警語，在西北地方，尤其是新疆境內，非常普遍而重要，實有報導的必要。

楊將軍談瓜代史話

民國卅三年十二月廿五日，筆者與甘肅查緝所長李郁塘兄，一同奉命調新疆服務。我們兩人都是甘肅省山西同鄉會的創始人兼理事。山西同鄉會因爲兩位理事都要西赴新疆服務軍警兩界，

乃設宴餞行。共推理事長楊耀侯將軍說幾句慰勉的話。而楊將軍正是個老新疆，他在清末宣統三年，因押送駐新清軍餉銀，被調新疆服務；在袁大化時代，他是尉官。改元民國，在楊增新時代，他升校官；在金樹仁時代，他升將官出任旅長。至盛世才時代，更上層樓，升任師長。最後因反對盛世才親蘇，乃被迫出走，經帕米爾高原繞印度南洋，始又回國。因他一生事業，都在西北。返國後就擇居於河西走廊首府所在地的武威城，改作商人，專門經營新疆土產。民國卅一年旅武威山西人，成立同鄉會時，被選爲理事長。在席間他以老馬識途的身分，給筆者講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講軍隊換防，改稱「瓜代」的由來。他說這個名詞，完全是起源於嘉峪關外，至新疆全省而來。在內地各省軍隊換防時都可辦理。但在嘉峪關外，却不能如此。蓋因黃沙萬里，一望無垠，軍隊換防，飲水就成問題，必需在各種瓜類成熟時，軍隊帶上西瓜，當作沿途飲食，才能換防。因此在河西走廊嘉峪關外，以迄新疆地帶，軍隊換防必需在秋天瓜果盛產時期才能實行，謂爲之瓜代。第二件事，是講在嘉峪關外以及新疆境內，行人在戈壁灘上吃完西瓜皮，不能任意亂丟。一定要將吃完的西瓜皮，光皮面朝上，軟肉面朝下，這樣就可多保持幾天瓜皮中的水份。若遇飢渴過甚人過此，就可救他生命。當楊將軍講完以上兩事，接着就以戲語的口吻，希望我們入新者，不要有吃西瓜皮的境遇。於今筆者不幸，竟以吃西瓜皮來求生，夫復何言？！慘哉！

未完待續